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藝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重巽法師自湘西赴其牀父中丞之請柳
子厚贈之以序曰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
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

藝

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
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
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
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
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

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
之立片詞而不遺與夫世之耕章句徵文
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
焉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
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
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
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
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
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
達常州之言曰得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

師友命之今連師中丞公具舟來迎師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唱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汙汪也求道之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牀父召序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

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鷲樂於格鬪蔑聞三寶之名不識為善儀則婦憐其愁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韻超然姿貌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

藝

二

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爭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十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授以金剛般若

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
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
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
汝父母具媒妁聘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
之大節豈同猥巷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

禮近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
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
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
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未數日有老
僧紫伽黎姿貌古野仗錫來儀自謂向女

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
隨觀者甚衆僧以錫撥開見其尸已化唯
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上謂衆曰
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汝
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

藝

三

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
也

是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卒江州司馬
白居易製碑曰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
寺僧道深懷緼如建冲契等凡二十輩與

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
行狀一通贊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
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
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
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返山衆返

聚落錢返寺府翌日而文成明年而碑立
其詞云我聞乾竺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
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
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則定
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

罷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樵苗
也佛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
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
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
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

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生饒氏曾
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城南人童而
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
落壯而有立故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
岳大圓律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

去父母之邦隸於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
無所住故貞元中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
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
台靈祐荆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
五篇五長老交游佛法囑王臣故與姜相國公

墓

四

楊師
先成輔顏太師真卿洎本道庶訪使楊君憑章
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
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
露戒壇而擔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
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援

衆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
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一
日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
月丙寅歸全身南崗石墳住世七十七歲
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

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及諸已
也厚故門人鄉人報之如不及繇是藝松
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佛滅
度後簷蔔香衰醍醐味漓孰及是香孰復
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芻中興

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時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入室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廬峰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辭書於塔碑

元祐和十三年禪師元浩卒浩弘台教翰林

藝

五

梁肅嘗請撰涅槃經疏浩許之是夕感異夢喜以為瑞應即下筆自述所證其畧曰予聞先覺云大寶流輝之不變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御其

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頭晦同其光恢揚至化自他昭著者實播厥鴻名欽恭文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本宗信以授人大明宗極

厥旨厥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綜博群玄以立成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議者以浩疏比王輔嗣易而與清涼華嚴疏抗衡焉

帝
佛骨

是年正月丁亥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

於京師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幢鼓吹騰省係路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錄
去
未
詳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藝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

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
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既由此觀之佛不
^非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
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

臣常恨馬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
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
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不許別立寺觀臣
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
能即行豈可縱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

^昇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
諸寺迭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
於佛作此崇奉而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
樂徇人心為京都士庶設說異之觀戲玩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藝

七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
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尚一心信向
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
燔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更相
放効唯恐後時老幼奔涉棄其生業若不

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
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
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
於境不令感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
之骨凶穢之餘豈以入宮禁孔子曰敬
前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吊於其國必令巫

籍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
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
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
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
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

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
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
怨悔表入

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
曰愈言訐僇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

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
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
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
於是戚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
州刺史

藝文

八

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到郡之初以
表哀謝勸帝東封太山久而無報因祀神
海上登靈山遇禪師大顛而問愈曰子之
來官於南聞以其言之直也今子之貌爵
然似有不懌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而享

祿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邢部侍郎竄
逐八千里之海上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
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毒霧瘴氛日
夕發作愈少多病髮白齒豁今復憂煎黜
於無人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
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
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安樂
章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儻其有意
於此則庶幾召愈述作功德歌詩而薦之
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萬萬一於速

韓愈
大類
辨問

歸愈安能有憚乎大顛曰子直言於朝也
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強
言之以徇名耶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言用
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其職
耳何介介於胷中哉若尚顧其身而強言

堊

九

也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言之利不
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苟患乎逐則盍勿
言而已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
不重勢而行今子遇逐而不憚趨時而求
徇殆非人臣之善也且子之死生禍福豈

不懸諸天乎子姑自內修而外任命可也
彼廣陵其能禍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
饑姦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
畝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
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乎

已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
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
便已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
鬱是不知義也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
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之遭黜也其

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而後昇入大內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以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彌謹而世莫

不夭且亂愈恐主上之感於此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矣且佛也者覆天人之大器也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

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蓋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跖蹻之臣皆中國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夷文王於西夷由余生於戎季札出於

藝

十

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待以為夷狄何言哉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而蚩尤瞽叟生於上古矣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

凶頑哉子以五帝三王之代為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以漢陳之間而人主夭且亂也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夭且亂耶愈攘袂厲色而言曰爾之所謂

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而妄倡乎輪回生死之說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愈安得默而不斥之乎大顛曰甚

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子之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誠無以異也得非數十而不知二五乎且子計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曰

藝

七

愈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

為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犬
惡犬馬犬之旦莫所見者唯舜一日堯過而吠
之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舜而
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
讀佛之書遂從而恠之是舜犬之說也吾

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
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
輪回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
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

若問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
木之根莖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
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
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莖也枝葉花實
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恠焉孔子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
行也況於人而不死而復生乎莊周曰萬
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為異類兮又
何足患此皆輪回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
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為佛之

詐造此充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
隨作隨應其主張皆氣焰熏蒸神理自然
^{受福}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

藝

上

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
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
乎此耳豈詐造哉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父
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也事固有在方
之內者有在方之外者方之內者衆人所

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莫之能
及也故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
言之者有盡天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
有所當也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無
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非衆人所共守

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
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佛之與人子言必
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人所共
守之言也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
唯無心也則有至於無我非唯無我也則

又至於無生無生矣則陰陽之序不能亂而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君臣父子固有在矣此豈可為卑見淺聞者道哉予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蚕而衣食且儒者亦不耕不蚕何也愈曰儒者之道其君用之

藝

主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蚕而不為素食也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有所益於人故也今子徒見末世未有如佛者蚕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能如孔孟者亦蚕食於人乎今吾告汝

以佛之理蓋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妙妙者也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終日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變革如此其多也

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此必有以蔽天地而不耻閔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愈曰吾非嘗佛以立異蓋吾所

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而皆不同也大顛曰子之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也使子而知孔子則佛之

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愈曰何謂也大顛曰孔子不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也仁不足名之周公之語六德曰知仁信義中和蓋

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也豈以道德而為虛位哉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變色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今吾教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

聖

古

道之遠則吾之志不能測者矣則必親夫人之賢於我者之所向而從之彼之人賢於我者以此為是矣而我及見其非則是我必有所未盡知者也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幾乎有所發也今子自

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磅礴孰如姚
璉秦之羅什乎子之知來歲往孰如晉之佛
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
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
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
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
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
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
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壞於積藁之
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

求其所荅忙忙然有若自失遂巡謂大顛曰
言盡於此乎大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
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
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大顛曰去
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

甚

十五

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
趨而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次崔群
以殘暑尚煩目同列將退帝曰數日一見
卿等時雖餘熱朕不為勞久之因語及愈
辨仙有可伶者而皇甫鐔素薄愈為人即奏曰

愈終踈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袁州刺史復造大顛之廬施衣二襲而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卒以相愈大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敗易譽人者必其謗易教子聞吾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

聞異端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袁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嘉其改迷信向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黃

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

論曰舊史稱退之性懷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耻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

龍先生
字對翁

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摘退之言行悖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及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

蹈偽於此踈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歎
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天
下至言哉而荆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
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已功嗚
呼莊子所謂夏虫者其斯人之謂乎道

藝

六

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
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
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
謂夏虫也文公蓋求朝巨儒其論退之
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大顛禪師者潮陽人參南嶽石頭和上一
日石頭問何者是禪師云揚眉動目石頭
云除却揚眉動目外將汝本來面目呈看
師云請和上除却揚眉動目外鑑某甲石
頭云我除竟師云將呈和上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云不異和上石頭
云非關汝事師云本無物石頭云汝亦無
物師云無物即是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
得汝心現量如此大須護持師後歸住潮
陽靈山嘗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

心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薦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一切妄想念現量即真汝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故應機隨照

藝

七

泠泠自用窮其用屢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侍郎韓愈嘗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時三平為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却於侍者

得箇入處遂辭而去

是年十月五日刺史柳宗元卒元宗字子蘇厚河東人少精敏無不通達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博學宏詞累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叔文得罪貶永州司

馬既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凡十年起為柳州刺史友人劉禹錫者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欲以柳州授禹錫而

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時不贖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南方士人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師法世號柳州卒年四十七臨終徧與友人書

託以後事文集三十三卷韓愈嘗評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其神降於州之後堂因廟於羅池血食至今存焉

摩正月帝服金丹燥悶內豎畏誅而深宮秘

遽故有不測之禍資治通鑑曰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戎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南復齊魯於是天下

藝

六

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

是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字靈叟而於王朝高談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

誌三十卷律疏要訣并俱舍訣等共百餘
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可為世範受業於
綿州開元寺終於梓州惠義寺於戲

童穆宗恒憲宗第三子登祚仁賢壽三
十歲薨於光陵在正位四年政長

黃慶泰時雪太和公主
降余入嫁回鶻

是年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
聞鳥窠和尚道德枉駕見之時鳥窠因長
松桀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
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
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

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
心解怎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
翁翁行不得居易欽歎而去自是數從之

問道

藝

尤

是歲穆宗遣左街僧錄靈卓靈卓詔起汾陽
無業禪師赴闕卓至宣詔畢稽首無業足
下白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無
以他詞固辟也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
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

夕告門人惠愔等曰汝曹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了故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別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

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

二云何祖師西來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並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生肇融叡等豈得不知佛法耶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

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億纖塵不去未免輪回

思念不忘盡從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識業
果妄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
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
戒十善凡夫觀其戮言嫌他二乘十地菩
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

堊

下

^藏毒藥南山尚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
鋒唇吻之間鼓論不根之事並他先德誠
實苦哉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流漱石棄
其榮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起況
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

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
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系念大志
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
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
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聖玄通

佛理豈不如一个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
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
只為情存聖量見在因果未能逾越聖情
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
洞明教網益為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

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瓜甲上
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
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
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漏
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

詩

主

且聰明不 敵生死乾惠未免輪回共兄
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
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惠眼觀之如飲膿血
相似總須償他始得阿那个是有道果自
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謬

如米凌上行劒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
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不忘隨念受生輕
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鍍湯裏
煮爍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
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蛄從頭又作蚊
蚋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圖个什麼兄弟
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
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
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
麤之與聖愚之與知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

夫兒如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魏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

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漉一介半個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進

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憲宗穆宗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暹羅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姓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

藝

主

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以及遺我邪寧別有旨乎遂告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頌曉玄旨因祈

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
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
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
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
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
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
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
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
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
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說者僧

曰安著何處曰有處即道來李翱問如何
是真如般若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
和上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荅具
本傳

節長慶三年

六月新都觀泥像
生須板之根生 ○八月帝

藝

壬

宮遇持鉢僧
施絹三百足

農四年正月帝崩

是年杭州永福寺刊石壁法華經成相國
元稹為之記其辭曰按沙門釋惠皎自狀
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

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
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
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
事上下其石六亦有五寸長短其石五十
七亦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

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一百五十錢
十經之數既畢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
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
錢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
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侍郎湖州刺史

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章文悟處州
刺史韋行立杭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
州刺史李又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
司郎中處州刺史陳謁九刺史之外縉紳
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

餗以降鮮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
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
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
予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
年徙於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觀白

惟問之皆云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
元白耳由是僧之徒悞以予為名聲人相
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
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
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

藝

手

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之亦可謂來
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
歲而外天與地相軋陰與陽相蕩火與風
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空中一
識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

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
氣至今為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
鍛之予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相游
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
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

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
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
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
講講貫其義云中書令王智興請於四洲置
僧尼方等戒壇於誕聖節度僧制可既而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智興為戒擅泗州募額度者每名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皆剝落自淮而右戶三男則一男剔髮規免徭役所度無筭臣閱渡江日數百人蘇常齊民十固八九儻不禁遏前至誕月

藝

五

江淮失丁男數十萬不為細事也帝不納先是憲宗屢有敕不許天下私度民為僧尼道士至是智興冒禁陳請於是細民淆^緇混奔趨剝落智興因致貲數十萬緡大為清論鄙之

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叅百丈却回本寺受業師嘗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紙驢年去其師因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而發言如此讚曰昨蒙百丈和上指个

歇處其師於是集衆請陞堂說法讚舉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有省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